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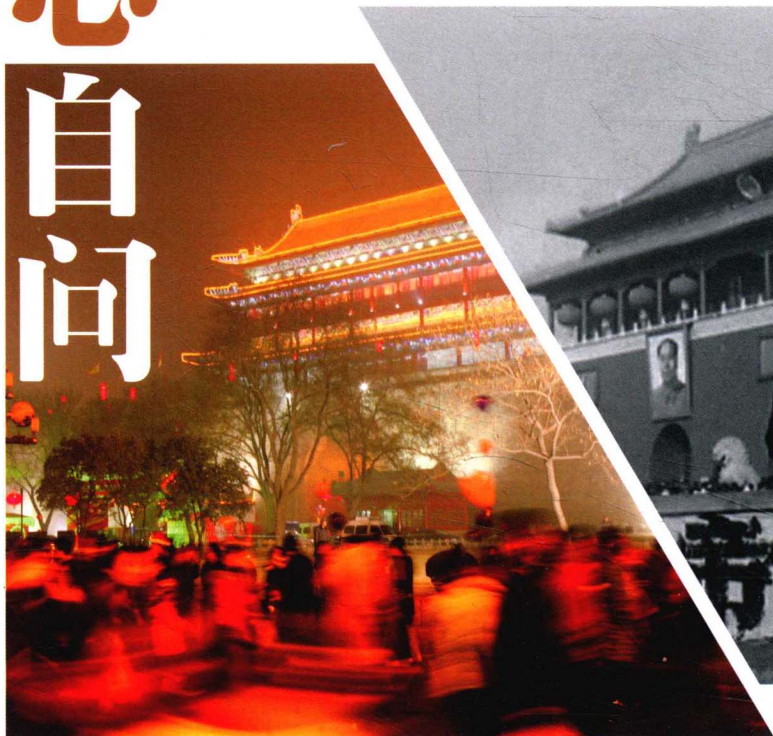
中华传媒集团

系列丛书

扪心自问

一事一失，惶然竟日；一省一世，良善重拾

夜阑寂寂，往事沉沉，
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是否带给我们同样的敬畏，
此世器器，彼岸遥遥，
每一个人的忏悔都是全世界的福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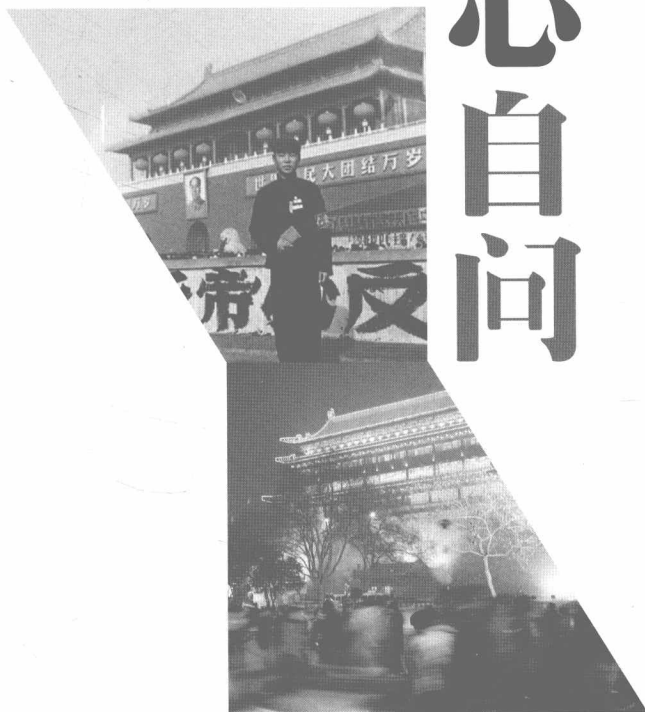
——中国人的心灵拷问

刘丽◎编著

人民出版社

华商传媒集团
系列丛书

扪心自问



——中国人的心灵拷问

| 刘丽◎编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扪心自问——中国人的心灵拷问/刘丽编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01-015416-9

I. ①扪… II. ①刘… III. ①自我评价—通俗读物 IV. ①B84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2267号

扪心自问

MENXINZIWEN

——中国人的心灵拷问

刘丽 编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257千字 印数:0,001-2,000册

ISBN 978-7-01-015416-9 定价:36.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总 序

看见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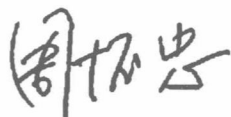
在我们的视野之内以及视野之外,在我们能感知和不能感知的世界里,在我们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或习以为常中,中国正在发生亘古未有的变化,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正在改变这个世界也被这个世界改变着,他们真实的存在,他们每天都在我们身边演绎自己的故事。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每一个个体都置身其中,被裹挟着呼啸向前,以至于彼此擦肩而过互相却没有看见。

在这个纷纷扰扰的大变革的时代,每个人都试图看得更清楚,而大部分的事实往往在视野之外,大部分人往往置身其中熟视无睹。人们需要“看见”中国,需要“看见”民间,需要“看见”百姓。当每个个体在改变自己的时候,也在改变别人,改变时代。只有“看见”,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正在向哪里去。

2015年,华商传媒集团20周年。在20年的岁月里,他的成长几乎与中国改革同步,他旗下的报纸、杂志、网站记录了这个国家日新月异的变革,看见了普通人的痛苦、迷茫,努力、奋斗,见证了城市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20年里,华商传媒的记者们用他们的眼睛和镜头寻找、发现、看见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这些故事贯穿成这段弥足珍贵的历史,呈现出一个真实的中国。本套丛书将这些故事整理结集,既是对华商传媒20年足迹和成就的梳理,展现他们在关注和记录历史、推动社会发展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也是为这段历史以及创造历史的人们珍存一段记忆,让忙着赶路的人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的现在以及走向的未来。

华商传媒集团总裁



目 录

总 序 / 1

一、失去的爱不再有 / 1

1. 爸爸妈妈,请原谅你们不孝的儿子吧 / 1
2. 娘重病,我违背天理没送她去医院救治 / 6
3. 此时有子不如无 / 14
4. 爸爸,我吃掉了您最后的愿望 / 20
5. 我拆散了老父的婚姻 / 24
6. 我不该把母亲送进养老院 / 29
7. 一拖再拖,我没有见到爸爸最后一面 / 37
8. 爹娘留下的“记孝本”,让我们感慨万千、羞愧难当 / 43
9. 2011年元宵节,我伤害过爸爸 / 51
10. 曾经那么好的家,被我毁掉了 / 56
11. “爸,我可不可以去你家住几天?”这个要求,女儿至死
没能如愿 / 61
12. 爷爷替死去的父亲抚养我,但我今生却无法回报他了 / 67
13. 为了报复爷爷,我给他做了一顿硬米饭 / 72
14. 为了可悲的面子,六位亲人惨死在我手中 / 77

二、不堪回首的岁月 / 84

1. 那个荒唐年代,我把人逼得跳了井 / 85
2. 在“清队”中,我暴打专家杨善济先生 / 90
3. 我的“证实”,让岐山君付出生命代价 / 100

4. 老师,我给你们赔罪了 / 107
5. 16岁,我杀过人 / 116
6. 黄大叔,我欠您一笔良心的“高利贷” / 123

三、追寻失去的珍宝 / 129

1. 亲爱的战友,真的对不起 / 129
2. 连长因我的过错而负伤,我对不起他 / 135
3. 蒙冤的工友,对不起 / 145
4. 祥大哥,我欠你一条命 / 150
5. 一念间,我错过一生的朋友 / 156
6. 我做过的最不爷们儿的事 / 162
7. 一朵娇艳的红玫瑰,在我手中无望地枯萎了 / 166
8. 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曾伤害过一个姑娘的心 / 174

四、永久的亏欠 / 180

1. 我们砍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 181
2. 我心中永远的欠账单 / 185
3. 我的唯命是从,让社员们一年的辛勤汗水付之东流 / 190
4. 曾瞎折腾小四平乡的父老乡亲,我一直深感不安和愧疚 / 197

五、负罪的主人 / 204

1. 为骗保,我们饿死了那头可怜的牛 / 204
2. “小青”被强行牵走,让我心碎了几十年 / 209
3. 大黑,亲爱的伙伴,我必须为你的死忏悔一生 / 215
4. “老黄”之死,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221

后 记 / 229

一、失去的爱不再有

人生就是不停地相识与告别,这里有太多的难以割舍,也有太多的不堪回首。

这里是对亲人的忏悔,对父母、对儿女、对祖辈……他们是不孝的儿女、失责的父母、无奈的孙儿、忤逆的女婿……一桩桩、一件件,倾诉着“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悔;声声血、字字泪,清算着背负经年的良心债。

亲情就像太阳,每天东升西落,悄无声息地温暖着我们的日子,照亮了我们的生活。它的平淡,它的自然,它的持久,让我们接受得理所当然,受之无愧,不知珍惜。人生,有些东西可以追回,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将永不再来。

1. 爸爸妈妈,请原谅你们不孝的儿子吧

我害怕早晨进公园,我躲避老人院,我拒绝参加老人生日宴会,我甚至因为内心胆怯而羞于看到电视里出现的各种关于老年人幸福生活的夕阳红画面……

——作者

人,很奇怪,伤害了最亲近的人,然后和陌生人倾诉。今天,在这里,我要敞开心扉,说出我的忏悔。

多少个夜晚,我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多少个黎明,我强打精神,苟活于人世;多少回,我拿起纸笔,刚开了个头儿,却半途而废。我悔啊!我恨啊!我悔,悔不当初;我恨,遗恨终生。我多想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能重新来过,我多想再次回到最初的那一刻。假如世界上有后悔药可买,我愿意用我余生的日子作为交换的筹码。可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知道我现在就是悔青了肠子,过去的终究是过去了。我只希望我敬



这张照片中的房子和作者上大学前的家很相似。在“这里”，父母含辛茹苦将他养大，他也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令父母骄傲、让屯人羡慕的大学生。如今，他再也不敢回去了。

爱的、挚爱的父母——如果两位老人家泉下有知，能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

我的真实姓名就不说出来了，请大家原谅，在这世俗的世界中，我还得苟延生存。

—

我的老家是长春周边某县一个偏远的小村庄。偏远到什么程度？屯里只有一条土路，通往二十里地以外的小镇，没有汽车来往，想去城里只有步行或骑自行车。那真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要是赶上七八月份连雨天，更是出不去进不来，仿佛与世隔绝一样。如果谁有个大病、急病，就只有等死的份儿。屯里的叔叔、大爷嘴里总说：这是个连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

我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生下我们五个孩子。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因为父亲在我们那个小地方算是个文化人，写写算算都拿得起放得下，所以我们从小就在父亲严厉的教育下学习、成长。大姐、二姐上学的时候成绩都非常优秀，但因为种种原因最后都辍学并先后嫁人，我通过多年的刻苦学习，终于不负众望，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我们县里的一所中学教书。1995年，我娶妻生子，单位又给分了房，我算是给父母长了脸，为家族争了光。要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那个屯子能出一个大学生，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那时

候,父母很是得意,逢人必先谈到我,不管对方是否知道我的情况,是否爱听;有时候开始聊天时没谈到我,最后拐弯抹角也得把话题扯到我的身上。我是父母的骄傲。

当我走上工作岗位、结婚生子的时候,已过了而立之年,父亲也已经 50 多岁了,生活的重担,压得他过早地衰老了。父亲自诩为一介文人,当过大队会计、小学老师,本来不用干农活,又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可因为父亲个性耿直,不谙世故,结局可想而知——回家务农了。我们那个地方人多地少,父亲要养活一家人,还要供我们五个孩子读书,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二

我儿子出生以后,父亲和母亲来到我家里看孙子,顺便住几天。说是住几天,其实不用我说,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家里就我这么一个男孩,父亲和母亲到我家来,就是为了落叶归根。

头一天还可以,我和媳妇做了一桌子好饭菜,一家人团团圆圆坐在一起,很是高兴。可不到两天的工夫,矛盾就显现出来了。我媳妇是回民,家里做的饭菜都以她的口味为主,和父母根本吃不到一块儿去;再加上农村人过不惯城里的这种筒子楼的生活。没过几天,父母就在阴沉的气氛中神色黯然地回老家了。

这时候,我都没有觉得我哪儿做得不对。人都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我认为我虽然工作了,媳妇也是老师,属于双职工,养活一家三口没问题,可要再加上父母,我们这点微薄的工资就显得捉襟见肘了;而且我还认为父母才 50 多岁,身体还算可以,还没到不能走不能蹶的地步;暂时先在农村过几年,等将来我条件好一点了,二老再来我这里,不是也可以吗?

可事情却没按我想的方向发展。父亲回家以后,连着急带上火,竟然得了一场大病,卧床不起了。父亲当时的心情,我现在已经特别理解了。我上班赚钱了,但还是补贴不了家里,我还有一个小妹在上高中,眼下正需要我的资助。我媳妇是回民,吃都吃不到一块儿,就更别说以后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父母在我家住的那几天,我媳妇嘴里没说,可举止中已经带出来不欢迎的态度了。父亲就我这么一个儿子,眼瞅着指望不上,他能不上火吗?至于屯邻父老的讽刺眼光和风言风语,就更是火上浇油了。

我接到母亲的电话,急忙赶到我所在的县城的医院。医生说父亲的病情还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医治及时的话,没有生命危险,但费用可能很贵,眼下就得交

2000 多元,治愈的话,怎么也得五六千元。家里亲戚、朋友帮不上忙,我的两个姐姐,还有刚嫁人的大妹家里,有限的几个钱也仅能勉强维持自身的温饱。母亲用近乎哀求的目光看着我——这个家里唯一的主心骨。我把手插在兜里,摸着临出门时媳妇给我的 200 元钱,一声不吭,不敢去和母亲的目光对视。

说实话,五六千元那时候对我来说的确不是个小数目,毕竟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紧接着又结婚生子,家里没有什么余钱。可我要是跟同学、朋友或者单位领导开口的话,想凑上这笔钱也不是特别难。而且就算我媳妇不愿意我这么做,那又能怎么样呢?大不了离婚呗!爱情终究不能比我父亲的命还金贵吧?可是,我……

见我低头不语,半天也不表态,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难处,也看透了 my 懦弱和绝情。绝望的母亲突然强行拉着父亲的手,用近乎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让父亲起来,拽着他连夜办理了出院手续。现在想想,我当时怎么那么混蛋,那么狠心,竟然帮着母亲把已经说不出话来,却死死地把住床头,不想出院的父亲的手,强行掰开!我是畜生啊!连邻床的病人都看不下去了,进而对我破口大骂。姐姐妹妹们也哭作一团。我竟然无动于衷,连夜把父亲送回了老家。

父亲得的是脑炎,这病治疗及时本不死人,可因为病情得不到有效控制,回到家没几天就含恨走了。

事情往往都是这样,矛盾都往一块儿赶。我因为去外地学习,没有赶上参加父亲的葬礼,这可能对母亲后来的一系列决定起了关键的作用。母亲卖掉了家里唯一值钱点的三间土房,在埋葬了父亲、安顿好小妹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毅然改嫁了。母亲临走时再次来到我家,在门口站了好久好久,最后进屋抱起孙子,亲了又亲,看了又看,才恋恋不舍地走出我的家门。母亲一直到走出我家门口的那一刻,都没再看我这个她曾引以为傲的儿子一眼……

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我能想象得到母亲当时绝望的心情。她一生的辛苦,落得今天这个老无所依、不得不改嫁的结局。她一生省吃俭用,口挪肚攒,换来的却是我的冷漠和无情。对于我,她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她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父亲病痛的每一声呻吟、每一声喊叫,都牵动着、撕扯着她那颗已经近乎破碎的心;父亲的每一次昏迷、每一次醒来,对于母亲来说,就好比又经过了一次生死轮回。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面对着眼下的步步难关、重重困境,她应该怎样呢?她又能怎样呢?哀莫大于心死,她已经不再相信养儿能防老,还是赶快给自己找个安身之处吧!

母亲在改嫁的第二年也因病去世了。我接到信的时候母亲已经火化,埋在哪里

没人告诉我。

三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如今我儿子已经十八岁了,每当我怜爱地看着他的时候,就会想起我小时候父亲送我上学,教我写字,给我扇扇子、打蚊子;想起一个咸鸭蛋,父亲把蛋黄都给我吃,他就着很少的蛋清喝点劣质酒;想起父亲单薄的身体、辛勤的劳作,拼命地干着又脏又累的农活……继而是他哀怨的眼神,还有他死死地把着医院的床头我掰他手的画面……

爸,我错了!爸,我知道错了!儿知道错了!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我连畜生都不如啊!我愧为人师,愧为人子,愧为一个大写的人!我父死不救,逼母改嫁,但凡是个人也干不出这样的事情来啊!有谁知道,人世间还行尸走肉般地生活着我这样一个自私自利、肮脏龌龊的人。又有谁知道,每当黑暗来临,夜深人静之时,我把抓柔肠,就好似有万把钢刀一点一点地剝割着我这颗觉醒的心!我羞愧难当,追悔莫及。

写到此,悔恨的泪水又大滴大滴地从我脸上滚落下来。可又能怎么样呢?人啊!为什么非得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父亲的坟地我一直没进去过,族人和屯邻骂我忘恩负义,我没脸进村子。母亲不知葬在何处,姐姐妹妹们因为我的绝情也早已不再和我联系。我还剩下什么?

我害怕早晨进公园,我躲避老人院,我拒绝参加老人生日宴会,我甚至因为内心胆怯而羞于看到电视里出现的各种老年人幸福生活的夕阳红画面……

每每儿子问起他的爷爷奶奶,我都会羞愧地低下头,无言以对。我现在知道了“百善孝为先”。我现在明白了“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迟早也会光顾我的,到那时候,我能要求我的儿子对我如何?我自己都没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还有什么资格要求我的儿子对我尽责?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我孤独地蜷缩在医院的某个角落里,无人问津……我知道,这是我应得的,自己种的苦果就得自己吞下。

没有谁可以真正自我地活下去,我指的是思想上的,关乎良心,关乎灵魂。不管你如何镇定,貌似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那样地生活着、工作着,而其实,你都是在伪装着自己。也许每一次伪装都是成功的,甚至骗过了你身边不知情的人,但往往到头来,你会突然发现,自己变得如此狼狈不堪,灵魂深处那一度被你刻意掩藏起来的悔恨的火种现时几乎星火燎原。你无法逃避良心的谴责,成为一个在道德的高台上被绝对藐视的

痛苦的灵魂。就如我,生活与未来,都是沉重的大山,这一切皆源于我心里的负累,对父亲、对母亲。

在此,我望空拜祝:父母天堂快乐,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吧!假如还能有相见的那一刻,我愿当面向你们忏悔,千万世还做你们的儿子!不!千万世做牛做马来报答今生二老对我的养育之恩,以救赎我曾经犯下的罪孽。爸、妈,你们的在天之灵能听到吗?

河 西

2. 娘重病,我违背天理没送她去医院救治

娘,我知道我不会终止对你的思念及我的忏悔。父亲,我不恨你,相反,我也对不住你;同时,我怜悯你。

——作者



20世纪50年代中期,作者(左)四五岁时与二哥的合影。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家里曾有过一张二哥与母亲的合影;那是二哥牵着母亲的手逛胜利公园,二哥笑着,母亲也笑着。可惜那张温馨的照片不知何时竟弄丢了。

二哥留下的日历。

多少年来,我一直非常内疚,我对不起患病大半生的娘。年轻时,我对娘照顾得较少;年长时,想照顾却又由于种种原因疏于看望。我知道,许多人在父母健在时陪他们很少,想要陪侍一侧时老人也许不在了,只留下深深的懊悔和忧伤。我不幸也是其中一位。

我内疚不仅仅因为这点,在娘病重时,我当着二哥的面决定让娘离开这个世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我亲手杀死了娘?我确知的是,由于我的决定,娘没有被送往医院治疗,而是在家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我这样做算不算残忍?如果这不算残忍,什么算残忍?二哥听了我的建议,没出声,显然他并不反对我的主张。不说二哥,说我。补充一句,二哥在娘患病的大半辈子里,照顾了娘几十年,我心里经常说:“谢谢二哥!”

我谢谢二哥的同时又是对自己的鄙视,我白天黑夜不时在心里对娘说:“原谅我,娘!”

一

我家祖籍山东,父亲和娘18岁时双双逃荒到东北,几经辗转落户在长春城乡结合部一匡街一处大杂院里。我家一间屋,5口人:父亲和娘,我及两个哥哥。我未谙世事时,经常看见父亲殴打娘。后来从大哥口中知道其中原委:一个麻脸女人对父亲有好感,娘自然郁闷生气,便经常和父亲吵架。父亲酗酒,脾气不好,打得娘常常离家出走。

记得我6岁那年,父亲将娘打得躲在邻居家猪圈里,他仍然骑在娘身上暴打不已。娘颠儿着“解放小脚”摇摇晃晃逃跑时,父亲将一块巨大的石头投向娘的头顶,打得娘踉跄一下,还是跑了。3天后,我寻娘不见,伤心往家走时,看见一家饭店门前围聚许多人,原来娘摊手摊脚躺在地上,一只手伸出去,手里握着半瓶白酒。娘头发蓬乱,脸色惨白,缺了两颗门牙的嘴巴噗噗吹着泡沫和熏人酒气,因为痛苦,身体不时痉挛一下。我当时只知道娘醉了且心里的痛苦无以复加,并不知道娘当时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太正常。娘不识字,没工作,全指望父亲生活。在她的想象里,父亲一定有了外心,天肯定塌了下来。这足够置娘于死地。

以后的许多年里,我有时轻轻拨开娘的头发,看看娘头顶上那块巨大的疤痕,每当这时,我心不由得揪紧,甚至流泪。娘那时病已很重,她有时傻笑着问我:“提子,怎么了?”我当时似乎也知道娘的问询是空洞的不含有理智的色彩,这么一想,心里

愈发难过。我为我的无能感到无奈，我减轻不了娘的痛苦。

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我正在上学路上，竟然看见娘挎着饭盆走过来。娘已在大街上走几天了，盆里有一碗过夜高粱米饭和几个菜团子，用毛巾覆盖，上面落几个绿头苍蝇。我呆了，哭着说：“娘，你咋不回家呢？”娘说：“你爹打我啊！”出乎意料，娘竟伸手为我系了一个纽扣。我大为震撼：娘分明是一个正常人！

其实，娘绝大多数时候不正常。不过，娘那次温馨的举止，让我温暖了一生。

我14岁时，父亲和他的同事将娘掀翻在地，捆起来像扔麻袋一样扔到一辆大解放汽车上，送到四平精神病医院。父亲一直在市干鲜菜批发商店当装卸工，平时不回家，二哥偷了家里的户口簿下了乡，大哥中学毕业后去桂林路军马疗养院学兽医，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胆战心惊地在家里住了半年之后，父亲说：“今天你娘回来。”我欣喜若狂，一早就去了二道沟汽车站接娘。等到中午，娘从汽车里走下来，她目光呆滞，嘴流口水，但还认得我。我哭了：“娘！”娘说：“提子？”我左右问询半天，才知父亲将娘送到汽车上就走了，想来是回了单位。我把娘领回家，匆忙给娘做了饭。我一边听着娘嘟哝着谁也听不懂的话，一边哭。

父母不吵架了，娘仍不时离家出走，出走前，情绪总是非常激动。家里是炕席，夜里娘自说自话时经常划一根火柴，再划一根火柴，无数火柴头落在炕席上留下一片片斑点。娘有时又两手对搓，两眼直勾勾盯着空中一个点，继续嘟哝不已，忽然她腾地站起来原地旋转着，一圈又一圈。她半大小脚，鞋前部往往塞有布头，但鞋后跟坏了，旋转时脚后跟露出来。娘其实长相周正，但病后不事修饰，肮脏得很。脚后跟虽然是一层厚厚茧皮，劈开的炕席还是将她的脚割开了口子，血在炕席上流动，天亮一看，仍然鲜红耀眼。“扑通”一声娘摔倒了，她站起来又旋转，又摔倒。我抱住娘大哭，娘瞪眼睥了我一口，我仍不撒手。令我后悔的是，病态的娘虽然羞怯地拒绝我为她洗脚，我为什么不坚持呢？而几十年里我仅仅为她洗过几次衣服。更让我非常后悔的是，在娘的有生之年，我怎么就想不到为娘洗一洗澡呢？

应当说，娘即便在病重的多年里，有时也为自己做一点饭，偶尔洗一把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哥儿仨在冬季雪地里捡回白菜帮子，娘还能将它洗净剁碎，加上攒下泡好的榆树叶，掺上苞米面蒸饼子。也是因了这点，上山下乡高潮迭起时我离开应当照顾的娘，报了名。如今说来，这又是我痛恨自己的一个理由：我潜意识中原来也想离开这个没有温暖的家。我离开娘和父亲走了，一时心情轻松，觉得世界明亮了许多。在那一刻，我几乎将娘忘了，甚至追求一位少数民族女同学。一次回家，当女

同学母亲兀自来我家一探究竟时,我慌张得竟堵住门没让她进来,家境太寒酸了!这时,我因自己的这种反应,第一次奇怪地觉得整个社会没有谁会看得起我。我自卑,这是事实。女同学母亲让我领悟到我的家庭为人所不齿。这样一来,我抽调回城到长江路饭店和站前饭店任厨师和接待员时,一直都住在单位。

我是不是把娘忘了?没忘是一定的,可如何解释我离家那么近却不回家侍奉娘呢?也许我潜意识里认为娘能照顾自己吧!我一边认为自己枉为人子,一边继续住在饭店,唯一安慰自己的理由是,我抓紧时间干点什么。我看书,什么都看,我老早就看杂书了,一方面寻找心理安慰,一方面想提高自己。这时,二哥抽调回城并已结婚,住在杨家崴子。娘天天一个人在家,只有二哥三天两头往家跑。二哥说,只要我好好学习,有点出息就行,他可以多回家看看娘。

说到父亲,先前有些恨他,后来理解他,或者说我在一定程度上很感谢他。感谢他在娘患病几十年里没有真正抛弃娘。假如他抛弃了娘,娘是不是会永远离家出走最终暴尸街头?果真那样,我家会不会真正妻离子散呢?可说到底,娘的病和家庭惨状毕竟是由父亲的错误和暴虐带来的,当父亲酗酒过量导致脑出血瘫痪在床时,我侍候得并不心甘情愿。早前我因在报纸杂志发表了一点儿文学作品,由省一级文化单位推荐上了吉林大学。一天,二哥来学校找我,我还算明智,知道二哥来此的目的。果然,二哥脸色阴沉,张口就说:“你咋不回家呢?”言外之意,哥儿仨一人一天侍候父亲,我为什么半个多月没回去?知道此事不可原谅,我无言以对。二哥气愤不已,声称如果我继续充当可耻角色他会找学校领导。我说我会回去,二哥气冲冲走了。如实说,每天下午仅仅自习,我和老师告假是可以的。我清楚自我来到大学,精神始终亢奋,想学的东西太多;我知道自己有依赖兄长心理并且他们不会让父亲饿着,所以我把责任推给了他们。我知道错了,此后便乖乖地按时回家。父亲毕竟是父亲,辜负了他,心里也不安,再联想到对娘的愧疚,我越发觉得对不起他们。

我是不是不可原谅?严重说来,我属于十恶不赦!人性的恶劣在我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甚至有些可耻。我还可以自称读了书吗?静夜思考,无地自容。

二

父亲患病一年后去世。我心里明白,从此娘大多时候是一个人生活了。这不是预示我的不孝?事实上,此后我表现得还可以。多少年来,我和二哥一周左右去给娘倒一次垃圾。家烧炉子,炉渣很多。当然,我们也有较长时间才收拾炉渣的,多时

我们用独轮小车一连推出去十几车。

上大学时我已不小,分配到一所学校不久结了婚,妻子是同学。结婚后,我忽然意识到我不能让娘过多影响妻子的私人生活,或者说,我没有什么理由让娘的不正常人生加入到妻子的生活中来。可是,我需要照顾娘,不照顾娘或者不好好照顾娘,天理难容!我想,这一点我们哥儿仨有同感。我们达成默契:照顾娘的事情尽量不让妻子们插手。

但是,娘必须过独居生活了。既然是一家人,我们为何不和娘在一起住?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娘的智商相当于三四岁孩子的水平。在娘独居的许多年里,我和二哥不时给娘一点儿零钱,不多给,多给不行。“文革”中娘走失,在她饿得摇摇晃晃时曾被一名戴红袖标的人踹倒在地抢去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她数数只能数到五,超过五又数了回来。我是说,娘不能住到儿子家里,一旦住了,儿子上班,把她锁在家中,那样她的病会更重;如果不锁,她肯定会走失。先前二哥几次接娘去他家住过一段时间,但娘每次出门都找不回来。这样一来,娘孤零零一个人住,境况自然很是凄凉。

让我们哥儿仨头疼的事有许多,即使娘自己住,走丢的事也有,并且贯穿娘整个生活的始终。

我和二哥回娘老屋那里,一看屋里没人,第一件事是看看炉子是不是生着,如没火,就看炉膛儿里灰烬是不是热的,这样能判断娘是不是离开了很久。第二件事是看看锅里是否有粥和干粮,如有点儿,但干巴了,或就是没有,就知道娘已离家较久了。面对四面徒壁的家,接下来我们有时会询问邻居,这两天看见娘没有,然后我或者二哥便在附近寻找。应当说,娘在这里住久了,她一天天走出去大多时候会找回来。但知道她出走一两天,我们还是担心。经常是,我和二哥把屋稍微收拾一下,或到几百米远的公共供水处挑一缸水。如果转一圈没找到,便回到屋里等着娘。要是没见到娘,我们返回自己的家或单位,第二天肯定会提前来到老屋,看见当锁使用的那根绳没系上门,我们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要是那根绳系上长辫子似的死疙瘩,心里还是一沉:娘没回来!

冬天,娘过得不好。老屋是平房,把一头儿。二哥为娘买煤、样子及粮食,后来妻子让我送些米面。娘不常生火,一张嘴一口哈气。水缸经常冻裂,水流一地。二哥几次重新买小缸扛回来,用破棉絮围住水缸,用铁丝紧紧箍住。一次娘感冒没好,我陪娘住了一宿,早晨起来,脚下的破被竟然冻到墙上,一拽“哧”的一声,墙角露出大片霜花。

娘没回老屋的时候多得数不过来。街坊邻居都清楚,我们哥儿仨在长春市内、郊区等地方寻找娘无数次。小的时候,我常常到西边老飞机场附近的村庄找娘。村口路边有一块巨石,娘常常早上到达那里,在巨石上一坐一天,不吃不喝。如果找不到娘,我也常常坐在那块巨石上一动不动,泪流满面,惹得村上的孩子以为我疯了。关于找娘,出力最多的是二哥。一次二哥寻娘走到铁路上,那里聚拢了很多,说是火车将一女人轧成两截。二哥分开众人,将覆盖在死者面部的席子掀开,不是娘!二哥还将死者的眼睛合上,走开。二哥哭了。

1985年下半年,我调到省一级文化单位工作。一天,我西服笔挺地去和平大路,回来上了电车,一眼看见娘衣衫褴褛坐在一角。车没开,所有座位都坐满了人,还有人站着,可娘身边却空了一大块地方,显然,娘遭人嫌恶。我浑身一震,直接向娘走去,拉着她的手坐在她身边。娘认出我,虚弱地说:“提子,你咋不找我呢?”我极力压抑着不哭出来,我说不出口,我知道一车人都在看我。过了半天,我哭着说:“你走几天了?”我连忙叫司机千万等我一下,我说我娘走丢好几天饿坏了,又回头叮嘱娘别走。我快速跑下车到路边给娘买了粥,上了车。我泪流满面,心如刀割,我五天没回老屋了,这次娘走丢我竟然一点儿不知道,我恨不得抽自己几记耳光。

这样,我和娘回到了一匡街老屋。从娘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知道娘迷失在郊区一片秋收过的西红柿地里。娘转来转去走不出去,向远方走着的马车招手求救。也许车老板没看见,走远了。娘在地里转了三天才走出来。娘早已经没有一颗牙了,娘用没牙的牙床硬是磨碎了残余的小柿子,这才没饿昏在地。幸亏那几天没下雨,要不然娘还能挺过去吗?

此后,二哥专门为娘在他家外屋隔出一间小屋,盘了炕。娘愿意住就住,愿意走就走。娘似乎好过一点儿了。好多年娘在老屋和二哥家来回奔走,她能找到二哥家了。不想,这时娘又一次走失了。

十几天过去了,娘没有回来。我们在《吉林日报》刊登了寻人启事,并附有照片。我们兄弟3人见面后分头往娘常去的方向寻找。我和大哥往西南找了六七十里,随后我和二哥往东北找了八九十里。当时二哥感冒没好,他右侧嘴角延伸至耳垂处都是水泡,我几乎从没见过有人上火会达到这种程度。当时正值夏季,二哥自行车挎兜里装着西瓜,我们拿着娘的照片一路走一路打听。走近伊通河时终于打听到前两天娘似乎从这儿走过。我们走走停停,也相继听到娘的另一些情形。有人说,这老太太在鱼塘边坐了很久;在一棵树上靠了半天;曾朝路人要过吃的……